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著雍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邸初榮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啟以皇姪入內小學十年正月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改今名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爲皇太子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丞相賈

似道請爲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獎諭癸酉直學士院留夢炎疏留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貔孫等亦請改命不報　以牟子才爲翰林學士力辭希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子才求去不已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　己卯蒙古以鄧州監戰諸海（舊作訥懷今改）新舊軍萬戶董文炳並爲河南副統軍　甲申蒙古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死乙酉以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蒙古千戶楊文安俘得漢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於蒙古　二月辛丑朔南軍與蒙古元帥約哈蘇（舊作拔束今改）戰于釣魚山而敗沒戰艦百四十六艘　川

辰蒙古初立宫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蒙古主嘗召崔斌斌下馬步從蒙古主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蒙古主曰汝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史天澤對蒙古主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釆輿言陛下裁之蒙古主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蒙古主悅　庚申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王爚簽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爲四

以鄂珠爾多卜丹舊作麥术丁今改為吏禮部尚書馬亨戶部尚書嚴忠範兵刑部尚書帕哈哩舊作別魯丁今改工部尚書

甲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蒙古以同知東平路宣慰使保赫鼎舊作寶合丁今改為平章政事山東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廉希憲商挺罷　蒙古詔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三月甲申葬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于永穆陵廟號理宗　丁亥蒙古敕邊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蒙古以遼東饑發粟賑之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鎭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

非輕罪遣重者聞奏　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即發廩平糶以爲常　丁未發錢二十萬賜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恆災或遇霪雨雪寒咸賜如上數　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　召高斯得爲中書舍人兼侍講斯得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於興元　丁卯蒙古以平章政事趙璧行省於南京廉希憲行省於東平姚樞行省於西京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

省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六月己卯蒙古參知政事王晉罷　乙酉名理宗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淸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徑之私獻者必誅時帝多內寵故宗禮以爲言宗禮嘗以詩進講因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愼獨也帝擢宗禮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　秋七月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　癸亥以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　八月

巳卯蒙古諸宰執皆能以安圖爲中書右丞相巴延（舊作伯顏今改）爲左丞相安圖時年二十一入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蒙古主曰朕熟思之無踰爾者巴延少隨其父於西域宋王實喇圖（舊作旭烈兀今改）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諠賢之敕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爲巴延婦不懸爾氏矣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百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眞宰輔也

蒙古元帥阿珠（舊作阿朮今改）率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高遹迎戰

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　總管方富由開州運糧餉達州蒙古千戶楊文安邀擊之富被擒蒙古以文安充東路征行元帥　戊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爾今改）生燕王珍戩（舊作眞金今改）子也

蒙古大名大水管民總管張宏範輒免其租賦朝議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蒙古主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租倉雖實而民死亾且盡明年租將安出若使不致逃亾則歲有恆收非陛下之大倉乎蒙古主曰知體其勿問　壬子命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能者

各上其名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
恥嚴鄉學擇守令黜貪汚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起
居郎兼侍讀湯漢言陛下持敬心以正百度其變身也
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瀆其法
度政事必主於朝廷而預防夫私門人才必出於明揚
而深杜夫邪徑帝不納　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
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
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
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
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

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求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

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訴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

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管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奬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此無它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憎不蔽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之分爲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

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姿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

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

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苦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它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

入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自屈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

蒙古主嘉納之　夏貴率軍五萬攻潼川蒙古都元帥劉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貴軍卻走復大戰於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突陳將士咸奮貴兵大敗元禮元振之弟也蒙古主召而厚賚之命復還潼川元禮遂立蓬溪寨　冬十月己卯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安圖言事忤旨董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

懇悃詳切蒙古主從之　十一月辛丑以禮部尚書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千人命尚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于刑名者爲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並從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晚未幾子貞以年老告退蒙古主慰留之　己丑蒙古濆山大王海成較置廣寒殿

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哈瑪特爲使阿哈瑪特專以掊克爲事左右司郎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屢言其姦惡蒙古主

不聽　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許衡以病告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蒙古主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卿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將擇焉衡對曰安

闊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蒙古主命衛五日一赴省議事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院副使時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請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　癸未蒙古主如上都　甲申蒙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　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詔郡守爲任兩年方別授官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

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休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淸心曰寡慾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嘉納之　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田爲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　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尙書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經筵奏對誠實懇切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帝比爲程顥程頤　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言安危治亂第起於念慮之間

念慮稍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宗禮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誠不可不謹也旋擢禮部尚書宗禮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遂予郡　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納穆哈（舊作倫南木合今改）爲北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運司　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副使王仲仁督造戰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分勸諸藩邸發廩助之　史館檢閱慈谿黃震輪對言時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請罷給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

卽浙西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震畜及之帝怒批降三級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養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穉良心詔從之　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李伯玉曰伯玉殿試第二人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伯玉退卽治歸遂以顯文閣待制出知隆興府　丙午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　先是蒙古東平萬戶嚴忠範（考異）禮樂志作忠範今從傳　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

已完宮縣文武二舞未備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台用樂器官爲習備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剛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今製宮縣大樂內編磬十二虡宜於諸處選石材爲之太常寺以新撥宮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太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大樂署言堂上下樂舞官員及樂正合用衣冠冠冕韡履請行製造中書禮部移準太常博士議定制度下所屬製造既而省臣言太廟殿室向成宮縣樂器咸備請徵東平樂工赴京師肄習是月新

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敕翰林院定擬八室樂章太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　八月癸亥蒙古賜丞相巴延第一區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赫迪舊作黑的今改禮部侍郎殷宏使日本賜書約通問結好詔高麗導使至其國

九月戊午蒙古主歸自上都謂廉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蒙古主因諭及魏徵希憲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未幾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

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也遂入奏杖之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安圖巳延言祖宗世數尊諡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哈岱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　蒙古同知滕州郭侃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一屯所田足供軍旅一日之需　壬寅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弓千張矢六萬　蒙古總帥汪惟正遣將由間道襲開州楊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城遂陷守將龐彥海投崖死蒙古留兵戍

其地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濬御河立漕倉　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有不便于民者必封疏上奏憂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壽卒　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為中書左丞相　蒙古詔禁天文圖讖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璧卒諡忠靖　丁巳利東安撫使知合州張珏遣統制史炤監軍王世昌復廣安大梁城　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于天下廣德軍官為置倉民困于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于民至有自經者人以熹之法不敢議黃震曰堯舜三代聖人猶

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于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終有糾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由是民得免于橫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院爲中書省以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約蘇爾岱舊作也速帶兒今改等兼行中書省事　蒙古劉元禮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以扼嘉定往來之路蒙古主命趙璧往視可否或以爲眉州荒廢已久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爭璧從元禮議遂城之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

京之西麻峪邨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蒙古平陽路總管鄭鼎以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上黨之粟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修學校厲風俗民德之　是歲蒙古東平濟南益

鄜平灤眞定洺磁順天中都河間北京京兆鳳翔旱

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王

爚知樞密院事知慶元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吏部

尚書常挺簽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

曰壽和謝堂等二十七人各進一秩旋命太后親屬謝

奕修等二十八人各升補一秩　癸卯冊妃全氏爲皇

后　蒙古敕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蒙古禁僧官侵理

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淵曾參

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于從

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辛卯蒙古以趙璧爲樞密副使　戊午蒙古城大都以張柔判行工部尚書事柔子宏畧爲築宫城總管尋進封柔蔡國公（攷異）元城大都張柔傳及宏畧傳俱作三年事今從本紀　許衡屢以疾告蒙古主特賜藥醞是月乃聽其歸懷孟　二月己未復廣安軍詔改爲寧西軍　庚申蒙古以鈕祜祿納哈復爲平章政事阿里復爲中書右丞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之祕書少監王應麟奏孝宗朝閣相者亦逾年似道聞而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盡思少貶伯厚應麟字也恢以告應

憐應麟笑曰姦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乙丑特授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器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

爲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汚安置建昌軍籍其家

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爲宏文院　丁亥蒙古主如上都　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安圖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詔以安圖爲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安圖又言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蒙古主曰此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　丁巳蒙古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宮城成　五月丁丑朔日有

倉之　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戊申詔曰比嘗命
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
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　六月壬
戌加授呂文德少傅馬光祖參知政事李庭芝兵部尚
書並職任依舊　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爲中書左丞
相呼圖達爾耶律鑄並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
廉希憲降中書左丞阿哩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　蒙
古近臣有訟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
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
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邸多經任使將兵牧

民惡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嘗熟察其心迹果有横肆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它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蒙古主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諭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癸酉進封美人楊氏爲淑妃

己卯知樞密院事王爚罷知慶元府　蒙古以高麗不能導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秋八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主榮王祀事　辛未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

知樞密院事　壬申以久雨命決滯獄　以沿海制置
使葉夢鼎爲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
似道分任利州路轉運使王价以言去及价死其子㮚
求遺澤夢鼎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
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
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之相印今乃牽制至
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
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屬臨安尹
洪燾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丁丑蒙古封皇子
呼格齊爲雲南王　是月蒙古都元帥阿珠侵襄陽遂

入南都取俘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舉還南師邀之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以濟留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南師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

九月壬辰蒙古作玉殿于廣寒殿中　乙未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　戊申蒙古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貢于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編民出軍投納賦稅置達嚕噶齊統治之　癸丑蒙古主歸自上都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　蒙古左右司郎中崔斌論事明決進見

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人多忌之旋以論阿哈瑪特忤旨出守東平。冬十月戊申復開州。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雷發非時竊稽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爲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閫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戲貪之詔方嚴而墮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寢居而間慼于禬禳之小數以致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

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于私恩而廢公法毋遷于邇言而亂舊章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衺並進卑踰尊外淩內之象當淸天府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買似道惡其言旋予祠　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廕敘格

十一月乙酉蒙古享於太廟　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祿大夫　庚戌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廷鸞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

天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
雖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
氣天下事尚可爲也　蒙古南京宣慰使劉整言于蒙
古主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勿
戍使宋得築爲强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
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　十
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
丁卯臺臣言叙復槪文殿學士皮龍榮貪私傾險嘗朋
附丁大全宜寢新命詔予祠祿　敕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勑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

繫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主簿陛遠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于前買似道怒出遠知台州未至而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覈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富厚公平者訂田

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閩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于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蒙古廉希憲奏對激切無少回曲蒙古主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

不自妻也有訟四川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者蒙古主敕中書省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蒙古主怒曰尚爾遲回耶希憲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奇徹得免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省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蒙古主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帝師蒙古主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也忠爲子也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額

日報忠　庚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　乙巳樞密使留夢炎罷知潭州　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輒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有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重望相踵至今孟子與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蓋亦取此乎朕于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于負朕　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棲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　三月甲寅蒙古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爲達嚕噶齊者回回輝和爾奈曼

唐古特人仍舊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已功殊失大臣體宜貶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眞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祠　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令

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癸亥蒙古都元帥伯嘉努破嘉定之五花石城白馬三砦　壬申賜禮部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六十四人及第出身　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減什三毋私相易田違者以盜賣官田論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

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又請容受直言不報夢鼎乞歸田里慰留之尋加少保蒙古濟南人王保和妖言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圖以張文謙之言入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詿誘誅其首惡足矣蒙古主卽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棄市餘皆釋之　甲申蒙古阿珠言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進征從之己酉蒙古封諸王實訥埒（舊倫齊怯吉今改）爲河平王　蒙古蔡國公張柔卒贈太師諡武康　秋七月癸丑蒙古置

御史臺以右丞相塔齊爾爲御史大夫諭之曰臺臣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它人朕當爾主以翰林直學士輿定高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鳴所裁定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詣蒙古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濟爾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琉羅別造船百艘以俟調用　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乘輿伏誅　蒙古以劉整爲都元帥與阿珠同議事九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

山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于是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詈曰汝妄言邀功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逝去耳識者竊笑之阿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南軍援襄者皆不能進　丁巳蒙古建堯廟及后土太寧宮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命赫迪殷宏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于必達毋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史天澤爲樞密副使　蒙古

征南之師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于東平守臣崔棫棫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嘗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東平歲祲徵賦如常棫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千餘緡以賑民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四級世職臣畢沅敬撰

宋紀一百七十九 起著雍執徐十月盡元黓涒灘七月凡四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子憲生

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 蒙古以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高鳴上言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己卯詔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同奏 蒙古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事阿哩行中書省事庚辰以

御史中丞阿哩爲參知政事(攷異)阿哩方行中書省事復有阿哩參知政事本係兩人蒙古不嫌同名也　庚寅蒙古命從臣錄毛詩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中書省言前朝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詔以和爾果斯(舊作火禮霍孫今改)通呼喇(舊作獨胡剌今改)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爲太保如故　己亥詔四川州縣鹽酒課再免徵三年　十一月癸丑樞密院言南平鎭撫使韓宣築城於渝嘉開達常武諸州縣峽州至江陵水陸有備宣盡瘁以死宜視歿於王事加恩詔任其子承節郎　戊午子鐙生　庚申襄陽軍

攻沿山諸寨爲阿珠（舊作阿术今改）所敗被殺甚衆　丙寅福

建安撫使湯漢再辭免乞祠祿詔別授職　辛未以文

武官在選困于部吏隆寒旅瑣可悶命吏部長貳郎官

日趣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

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言

立臺數月發摘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萬石錢物稱

是詔褒諭之　蒙古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

殿前執法者患其諠擾不能禁太常少卿王磐上疏曰

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

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

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議定朝儀　十二月戊寅蒙古以中都南京北京州郡大水免田科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包恢罷　辛卯以夏貴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戊戌以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

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甲寅蒙古劉秉忠鄂囉舊作奥羅今改奉詔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詔許用十人乃訪問于金故老烏庫哩居貞等遂偕許衡徐世隆稽古典參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秉忠又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樂工依律運譜被諸樂歌　戊午蒙古阿珠率衆侵復州德安府京山等處掠萬人而去　一右丞相葉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

州辭不拜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謚襄陽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喇楚（舊作忽剌出今改）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吏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為久駐計　蒙古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

行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巳丑蒙古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業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合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尚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尋詔諸路蒙古字學各置教授　三月丙午蒙古阿珠自白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鹿門山　巳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西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

灘浦敗績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賈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呂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不必戍遣矣會獲哨騎數人文煥即以大捷奏然朝廷實未嘗急于援襄也　戊辰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鸞爲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幷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已嗾堂吏以泄其憤　已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辛巳蒙古製玉璽大小十紐　高郵夏世賢七世義居癸巳詔旌

其門　甲午蒙古遣使祀岳瀆　五月己酉知樞密院事馬兆祖罷提舉洞霄宮　乙卯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嚮㫖相薦者以元鳳㫖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後見其可用叟薦拔之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訃震悼贈少師謚文清

蒙古淯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

人連坐者五十餘人開封判官袁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于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録囚至縣疑其太寛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六月庚辰皇子昰生　高麗國王植遣其世子愖朝于蒙古　秋七月辛酉蒙古製太常寺祭服　癸酉蒙古立國子學降詔諭宋官民以不欲用兵之意　蒙古主命諸路決滯獄釋輕罪沿江制置副使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率衆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與吕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

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爲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沒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丙申蒙古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須行之　九月丙申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　辛未蒙古以呼喇楚史天澤並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行陝

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　高
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禃而立禃弟安慶公淐蒙古遣使
往其國詳問條具以聞　冬十月蒙古劉秉忠等奏朝
儀已定請備執禮員詔丞相安圖擇蒙古宿衛士可習
容止者百餘人肄之己卯定朝儀服色　蒙古鄂爾多（舊作斡爾朶今改）布哈（舊作不花今改）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
至奉權國王淐表訴國王王禃遘疾令弟淐權國事丁
亥詔遣兵部侍郎赫迪（舊作黑的今改）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
召禃淐及林衍俱赴闕命國王特默格（舊作頭輦哥今改）以兵
壓其境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
京五十餘城附于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國王禃遣
其臣朴烋從赫迪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乃
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庚午蒙古敕諸路鰥寡廢疾
之人月給米二斗　先是蒙古主以安南入貢不時以
同簽土番經畧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
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
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
至厚也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
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

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曰汝過邕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大國何索我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益慙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昞及其臣皆服至是遣使隨庭珍入貢（考異元史張庭珍傳以入貢爲六年以後事今從本紀）

蒙古築新城於漢水西（攷異宋史以築新城爲十二月事今從元史）

十二月癸酉少師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謚武忠

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是歲蒙古益都淄萊大水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恩州曹州開元東昌大名東平濟南高唐固安饑賑之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于恩相矣似道即命

文虎爲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之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擊鞠飲宴以取旨未至爲辭　初蒙古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於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鑄

右丞相廉希憲並罷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伊贊瑪鼎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蒙古主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伊贊瑪鼎耶對曰不釋伊贊瑪鼎臣等亦未聞此詔蒙古主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蒙古主曰但從汝言即與罷同罷

蒙古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達爾爲中書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制國用使阿哈瑪

特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負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專愎益甚尚書省旣立詔凡銓選各官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中書聞奏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圖舊作安童今改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庚戌以高

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孫虎臣起復淮東安撫副使知淮安州賈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達達懷徇憾不爲似道用　甲寅高麗國王禃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改西京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莽賚扣爲安撫高麗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酉頒成天歷　丙寅以廣東經畧安撫使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遇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諡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僭

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時王應麟起爲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上言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賈似道謀復逐之會應麟以憂去　二月辛未朔蒙古前中書右丞相巴延爲樞密副使　甲戌蒙古築昭應宮于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宮觀劉秉忠鄂囉(舊作奧羅今改)許衡及太常

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丁丑蒙古以歲
饑罷修築宮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
事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文謙請開籍田行
祭先農先蠶等禮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
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
轉運使干政害民文謙悉極論罷之　乙未襄陽出步
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爲萬戶張宏範
等所敗　高麗國王禃朝于蒙古蒙古令國王特默格
舊作頭輦哥今改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勒舊作脫脫朶兒今改
焦天翼爲其國達嚕哈齊護送禃歸國仍下詔林衍廢

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渴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行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諸路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　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　蒙古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

已而其子呼遜舊作忽辛今改有同簽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州城蒙古立武勝軍以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柵阨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　廉希憲既罷蒙古主念之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蒙古主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

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孥宴樂爾蒙古主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飲阿哈瑪特慙而退希憲有疾醫言須用沙糖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受姦人所與求活也蒙古主聞而遣賜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稾於宰相天祥獨不循此例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

被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隕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皆出降已還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古陝西簽省伊蘇岱爾（舊作也速帶兒今改）嚴忠範等戰于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宣爲蒙古所獲遂破三砦

丁未蒙古以同知樞密院事恰達（舊作合答今改）爲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書省言諸王遣使取索諸物及鋪馬等

事請自今並以文移毋得口傳敎令從之　蒙古改宣徽院爲光祿司仍以烏珍充使　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子憲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東南郊從張文謙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復開州夏鑄印給之　蒙古都元帥伊蘇岱爾侵兗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陽　壬辰詔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租害民爲甚其令各路監司詢訪亟除其獘　詔賈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

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

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

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

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鬬蟋蟀

所押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

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

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

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

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它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急無敢言者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
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叙海船經由
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隝難易遠近後驗之無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黄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
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往襄樊備禦賜犒師錢
一百五十萬　台州大水己卯詔發倉米賑之　甲申
以陳宗禮趙順孫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
廟　己丑蒙古主師自上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
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

議不合則有駮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　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民田租　陳宗禮疏言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　庚辰詔犒賞襄郢屯戍將士　癸未蒙古

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勸
課農桑賞罰之法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　十二月丙
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
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囉兼大司農卿安圖言孛囉以
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非細事朕深諭此
故令孛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司　蒙古以趙
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齒驃國二
部酋長內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路統軍
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
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眾懼違詔旨文炳曰第止

之乃遣使入奏畧曰敵人接壤鄰吾境一不可遏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慴來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罷之　蒙古張宏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　是歲蒙古以應昌府及山東淄萊路饑賑之南京河南兩路旱減其賦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昰爲建國公召湯漢洪天賜不至 詔戒貪吏 己卯蒙古以同簽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參知尚書省事丙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畧地珍島與林衍餘黨遇多所亾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爲之備 壬辰蒙古敕諸縣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 二月丁酉蒙古發中都眞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 己亥蒙古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移陜蜀行中書省于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京行省事趙璧爲中書

右丞　蒙古陝西行省伊蘇爾岱言比因饑饉盜賊滋
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圖（舊作安童今改）
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
待報從之　甲辰蒙古命呼圖達爾持詔招諭高麗林
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保
赫鼎王傅庫庫岱（舊作闊闊帶今改）等謀毒殺皇子雲南王呼格
齊（舊作忽哥赤今改）事覺並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匿
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乙丑蒙古增置河
東山西道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為陝西四川道山北
東西道為山北遼東道　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

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

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　蒙古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亾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止　是月以和州吉州無為鎮巢安慶諸州平

江府錢賑之　夏四月壬寅蒙古經畧司實都舊作忻都今改言高麗逆黨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請與浩爾齊舊作忽林赤今改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簽軍征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于湍灘軍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為蒙古所獲　五月乙丑蒙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賽音諤德齊鄭鼎率諸將水陸並進以趨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辛未蒙古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為三路以大理八部蠻新附降詔撫諭　壬申蒙古遣內外儀

仗已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　蒙古賓都言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身　六月甲午蒙古敕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由尚書省其干錢糧者議之　丙申以諸暨大雨暴風發米賑被水之家　已酉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漢東西爲陳別令一軍趣會丹灘擊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淮東制置使印應雷城五河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新城賜名淮安軍

蒙古統軍司庫春（舊倫塔出今改）董文炳來爭不能得　秋七月壬戌朔蒙古設回回司天臺官屬　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遣將米興國攻蒙古百丈山營爲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人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蒙古選成都統軍司於眉州　己未蒙古聖誕節初立內外儀仗及雲和署樂位　蒙古東川統軍司攻銅鈸寨守寨官李慶降蒙古以慶知梁山軍事　九月甲戌蒙古

太廟柱壞御史劾都水劉晸監造不敬晸以憂卒張易請先期告廟然後完葺從之　乙亥以湯漢洪天錫屢辭召命並權華文閣學士仍予祠祿　壬午統制范廣攻膠州爲蒙古千戶蔣德所敗廣被擒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己丑皇子昺生　冬十月癸巳蒙古大司農司言高唐州達嚕噶齊呼圖納州尹張庭瑞同知陳思濟勸課有效陝縣尹王仔怠於勸課宜加黜陟以示勸懲從之　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封臨海郡王　丁酉蒙古享於太廟　十一

月壬戌蒙古罷諸路交鈔都提舉司　己巳湯漢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乙亥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丙戌元置四川行省於成都　元萬安閣成　十二月辛卯朔元宣徽院請以闌遺户淘金元主曰姑止毋重勞吾民也　辛亥初罷士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籍士人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迹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鬧彼黜時

遜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謬至此初陳仲微爲江西提刑忤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

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恤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曰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

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它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
莫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要不數易其
有治狀昭著自宜大擢時有議者皆以褒獎爲憂而詔
書徒託空言泄泄如平時　甲子元併尚書省入中書
省平章尚書阿哈瑪特張易竝爲中書平章政事參知
尚書省事張惠爲中書左丞參知尚書省事李堯咨敏
珠爾丹竝爲參知中書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
等官仍設左右司省六部爲四改稱中書　辛未皇子
爲生　庚辰元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尚書省
爲行中書省京兆復立行省　壬午元改山東東路都

元帥府統軍司爲行樞密院以伊蘇爾岱爲副
使　己丑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漢卒諡文清　二月庚
寅朔元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
六人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
左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于權臣至
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寅
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餘畝
其遺孤以旌廉吏　甲午元命阿珠典蒙古軍劉整阿
爾哈雅典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于大都　戊申
元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元詔諸路開濬水利　元

主如上都　三月乙丑元主諭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
遣還安圖言趙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
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
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元
主稱善　甲戌元阿珠劉整阿爾哈雅破樊城外郛守
將堅閉內城阿珠等增築重圍以困之　元賑濟南路
饑　夏四月戊子利路安撫張珏拗築宜勝山城　元
厓春侵漣州破射龍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城壘　甲
寅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辛巳元敕修築都城凡費悉
從官給　乙酉元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　襄陽

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稍有積聚之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援救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荊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

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泝沂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矴行以紅燈爲號貴牽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鎗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埋之（攷異）元史本紀作八月癸卯敗襄陽

援兵斬其將張順蓋據奏聞之日也今從宋史本紀作五月　六月甲午高麗告饑元命轉東京米以賑之　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少有智畧性伉直故卒爲似道所擠死　丁酉以吏部尚書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發錢十萬緡命京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財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以唐震爲浙西提點刑獄鉉翁眉州人震餘姚人也　辛亥臺臣

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恡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　高麗國王禃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月丁巳朔元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苦悉散還家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愛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反厭苦之臣議令歲沿邊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庶幾交便從之　壬午元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言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有輝和爾字詔自今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元董文炳還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檕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　元大司農司以安肅州被徐水之害議奪水故道決使東入清苑然地勢不便徒使害及清苑而故道必不可奪清苑縣尹耶律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清苑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